

远在天边,却也近在咫尺

□韩松落

小时候,每每读到抗战题材小说,都会看到一种药物—奎宁。如何获得和运送这种药物,以拯救生病和受伤的仁人志士,是这些小说必不可少的情节,作者甚至会借此发展出一条专门的线索。所以,后来每每看到奎宁的名字,都觉得它像是陌生的熟人:经见到,但了解不多。因为我们身在疟疾不那么常见的年代和地区,对它更是缺乏了解的迫切性。

但我也深知,如果想要知道人类怎样走到今天,怎样改变和被改变,就必然要回到奎宁和它所牵系的事物。终于读到梁贵柏博士在“新药的故事”系列之后的又一新作《双药记》,也终于完整了解了青蒿素和奎宁的身世来历,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迁徙史、交通史、医药史、战争史、版图变迁、政治博弈、科技进展,乃至货币史。

之所以把青蒿素放在前面,是因为在《双药记》里,青蒿更早被提及。东晋的医药学家葛洪在广东罗浮山隐修时,从药农口中知道了青蒿的疗效及其药用方式,他把青蒿收录在自己的著作《肘后备急方》中,写下“青蒿一握,以水二升渍,绞取汁,尽服之”这样一行字。这一行字,在今天读来,有一种清澈干净的诗意。而奎宁与西方产生联系,要到1300年以后了。在西班牙舰队终结印加帝国之后,含有奎宁的“秘鲁树皮”被带到欧洲,并且成为此后几百年中对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。

青蒿和奎宁都来自植物,但它们的遭遇完全不同。奎宁治疗疟疾的功效很早就被明确,金鸡纳树因而被大规模种植。奎宁的有效成分在19世纪被分析出来,科学家在1944年实现了奎宁的全合成。这个过程还带来一系列副产品,比如,1856年,科学家在合成奎宁时,误打误撞地合成出了被称为“苯胺紫”的紫色染料。当然,只要冲破观念的边界线,很多新事物就同步涌现了,普鲁士蓝几



乎同时出现,合成染料之门由此打开。在奎宁合成成功之后,有机合成的概念和方法也走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
而青蒿在中国古代的医药典籍中浮浮沉沉,一直没有被真正打捞出来。另一种同样被葛洪写进《肘后备急方》的草药常山,虽然毒副作用较大,但阴差阳错地在相当长时间里,一直是中国人治疗疟疾时的重要药物。后来,金鸡纳霜在清代来到了中国,它的有效性得到了验证,青蒿就再次被那只时代之手按下去了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代号为“523任务”的科研项目启动,“青蒿一握”背后的奥秘才一点一点被揭开。

这条探索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通畅,单是在萃取青蒿素的过程中使用乙醚还是乙醇,在什么样的温度下进行,即排列组合出许多可能。而一种可能性一旦遭遇挫败,就会带来长久的怀疑、低迷,乃至否认。直到1971年,屠呦呦在对青蒿素的研究面临困境时,突然有了灵感,决定“降低萃取温度,甚至采用冷浸法低温回收”,对青蒿素的研究才因此加速。

这个世界,关系万千重。一种事物的出现不是孤零零的,它必然牵系众多。更何况,这本书的主角是疟疾这种疾病——“杀死了近一半在这颗星球上生活过的人”,以及针对它的药物——

青蒿素和奎宁。如果人类历史是一个漫长的故事,那么它们就是这个故事里虽非主角但十分重要的角色。它们的存在既庞大坚实又柔若无骨,既隐秘幽微又无法忽视;它们在每一个关键节点出现,左右着故事的走向。

梁博士用了文学的方式,来进行现场还原。他还还原了越战的一个夜晚,印加帝国的一场信息接力,徐光启和利玛窦的一场对话,也还原了蓝藻细胞从池塘进入蚊子身体的一个瞬间。所以我说,这本书不只是医药史,也是交通史,战争史和金钱史。最终,那个我们苦苦追索的事物,突然不甘心被湮没,在灵光一闪之后,以明确的方式,在我们眼前现身。

梁博士用了一种极具悬疑感和浩渺感的方式,来书写这个过程。当跟着他从今天回望过去的时候,我们是带着双重视角的。一个是上帝视角,带着这个视角,我们免不了要着急上火。如果奎宁早点被发现,罗马帝国的结局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,历史的进程很可能因此改变;如果奎宁早点被合成成功,二战局势也会被改变,世界格局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;如果葛洪的著作里少一点巫术的痕迹,青蒿的药用价值也许会早一点得到重视。

另一个视角是局中人的视角。我们仿佛身处罗浮山的大雾中,听到附近有耳语、有神谕,却不能听得很清楚;我们也像是提着灯笼,走在黑夜里,但灯笼的光芒只能照亮几尺方圆的地方。就像梁博士在写到屠呦呦和“523任务”团队几次和青蒿素的秘密擦肩而过的时候说的,“近在咫尺,远在天边”。

身处疟疾不再猖狂的今天,我们之所以感同身受,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依然有限,很多事情还在重复发生,我们并不能完全置身事外。很可能,我们依然在雾里,在夜里,正和我们时代的“青霉素”擦肩而过。一两百年后的人类,将为我们的错过感慨万千。

(作者为作家、影评人)

乡村巨变的文学镜像

□王敏

“阵阵鸡鸣叫醒了乡村微曦的清晨。秋风清爽,万物扑簌簌闪着光。”这是作家高方长篇报告文学《小镇青年》开头的一句描写,一股熟稔而清新的乡村气息扑面而来,也拉开了一本书的文学序幕。作者以笔为犁,深耕细作,通过一组组人物群像,多维度立体化呈现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时代变迁,描绘了一幅乡村巨变的画卷,既是乡村振兴实践的生动写照,更是乡村变迁的文学镜像。

“小镇青年”是一个比较时髦的称呼,广义上指出生在农村或者县城,后来迁徙到城市工作、生活的人们。许多有知识、有抱负的青年从农村走出去,又回到农村创业、工作,他们为“小镇青年”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,他们的故事注定不平凡。

在讲述这些小镇青年的故事时,作者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方法,每条线索均独立成篇,却又紧密相连,共同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小镇青年奋斗图景。每一章提供的旋律与节奏都是扎实而丰富的,涓涓细流汇成一部时代的交响乐。

比如《盐碱地,稻飘香》一章中,故事沿着袁隆平领衔成立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这一坐标展开,耐盐碱水稻种苗正在茁壮成长,无数年轻的科研人员从事育种、杂交等实验工作,到贫瘠的土地里开疆拓田,只为了一个信念——“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”。

《飞越山海》讲述了一支研究生支教团队,十二年间共派遣百余名志愿者前往宁夏、西藏、新疆、贵州等地开展支教活动,他们让贫瘠小镇的儿童插上理想的翅膀。

除此之外,《小镇青年》还引入了很多海洋小镇日新月异发展变化的新图景,蔚蓝的海洋画卷徐徐展开时,我们为之眼前一亮。

《渔港欢歌》中的返乡大学生撸起袖子当起渔民,万顷碧波是他躬耕放牧的蓝色粮仓,有着千年历史的琅琊镇古渔港,成为国家级示范海洋牧场。

《负碳海岛》一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海岛的变迁——2023年,有海中浮翠之美誉的灵山岛成为中国第一个负碳海岛。渔民们静谧的海岛生活,也经历着时代的波澜。年轻的海岛人发展民宿业、旅游业,让“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”照进现实。

这些都是小镇青年的缩影。他们立足乡村大地,不断夯实产业之基,弘扬文化之光,发挥组织之力,探寻善治之策,拓展共富之路,在广袤的田野上执笔擘画梦想,成为记录中国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重要篇章。

《小镇青年》对中国小镇的蓬勃发展与青年奋斗历程的描绘,是通过作者深入每一个小镇、村落进行真实记录而完成的。高方将各地的青年励志故事与乡村变革的实践经验,通过多重叙事线索的交织、时间与空间的灵活调度、人物对话与内心独白的深度挖掘,以及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有机融合,精心编排成展现中国小镇青年时代风貌的“纪实画册”。

叙事手法上,《小镇青年》实现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有机融合。前者关注的是小镇青年在乡村振兴、农业科技、教育扶贫等领域的整体贡献与影响;后者则聚焦于个体人物的生活经历、成长历程与内心世界。

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交替铺陈,既展现了小镇青年在时代大潮中的英勇奋斗与卓越成就,又揭示了他们在个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与情感纠葛。同时,作品也赋予了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个体关怀,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深度与广度。

就在我准备合上这本书时,一个亮点意外出现,它在结尾处等着我——作者用这样一段文字照应开头:“带着城市尘埃的人们,回到这宁静的夜里,每个细胞都被这乡野的气息浸染得饱满膨胀起来。”

开头以“乡村的清晨”起墨,结尾以“乡村的夜晚”收笔,首尾呼应,形成巧妙的、咏叹式的文学叙事脉络,足见作者的玲珑匠心。

(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博士)



《小镇青年》
高方 著
青岛出版社

英国人视觉里的东方印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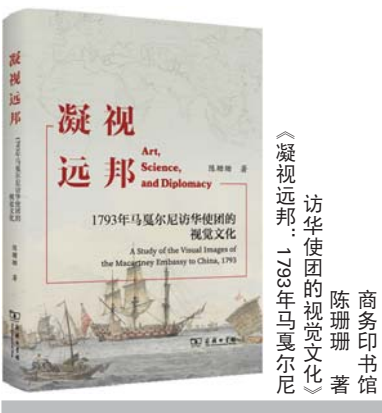
□禾刀

这是一次始于希望又终于失望的重大外交事件。1793年,受英国政府任命,马戛尔尼带着上百人的庞大使团,以祝贺乾隆寿辰的名义访华。相较于那些以使团拜见乾隆皇帝跪拜争议角度分析的专著,《凝视远邦: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视觉文化》另辟蹊径,以事件亲历者对于互赠礼品、外交仪式、山川地貌、城乡住民、科技文化等要素的观察和描绘,尽可能还原本次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。

本书引用的大量图画文字表明,马戛尔尼使团的这次观察,既聚焦了与清廷高层接触的全过程,还以较多精力关注了经济、生活、传统,以及军队等多方面的情况,许多图像文字还“运用了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学科概念”。与清廷的这次接触,不仅在跪拜乾隆礼仪方面造成极大不快,一路上的观察还颠覆了他们此前对中国的想象。

批判成了使团成员图文记录的主基调。使团在从天津改乘船舶向北京进发过程中,面对周边百姓的落水,当地官兵居然视而不见;巴罗、马戛尔尼等人对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特别是缠足感到匪夷所思;他们对清军实力充满嘲讽,亚历山大直言其“军事战术既天真又荒谬”;对于绘画、园艺、建筑、音乐和戏剧等,使团成员全无好感。

科学技术是使团成员观察清朝的



另一重要窗口。此次出访,使团携带的礼品“包括行星仪、望远镜、天体仪、地球仪、气压计、气泵、大炮、步枪、手枪、刀剑、英国船舶模型、装饰花瓶、帕克燃烧透镜、枝形吊灯、羊毛和棉布、版画和绘画”。使团有意以此博取清廷官员兴趣。但在碰了一鼻子灰后,使团成员对清朝的科技水平只剩下负面评价。他们对中国唯一认可的是“四大发明”之一的罗盘,不过马戛尔尼同时又指出,罗盘“只具有实用功能,中国人并没有努力了解其背后的科学原理”,简言之,中国只知其然,不知其所以然。

在作者看来,对于本次外交事件,双方出发点一开始就不在一个频道上。“马戛尔尼使团将礼品视为一种相互‘给予’以‘获得’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过

程,而清廷则将礼品交换视为朝贡制度的一部分”。作者认为,乾隆称使团那些带有工业革命成果的礼品为“奇技淫巧”,他的这一“冷淡态度可能来自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野心——他不愿意接受使团对这些礼品的吹嘘,淡化它们的价值可能是一种政治策略”。如果说这种“淡化”确为一种策略,那么事后乾隆将这些礼品锁进库房则显得缺乏逻辑。

虽然乾隆的祖父康熙对西方几何学充满了兴趣,积极了解学习欧洲的一些科技知识。但到了乾隆时代,长期与西方交流的阻隔,导致他的宇宙观、世界观难以与祖父相提并论。乾隆对跪拜礼仪的坚持,只不过进一步强化了使团成员对于观察的认知。

毫无疑问,使团的图像文字确实带有明显的偏见。比如,马戛尔尼认为中国园林中的假山“浮夸和奢侈”“缺少品位”,暴露其对中国古人寄情山水文化传统的无知。斯当东批评中国水彩画忽略了明暗关系,折射其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无知。至于他们批评中国船员“在船首描绘鱼眼图案,以避免灾祸的做法”,而这样的做法在各种文化的船员中并不鲜见。最要命的是,使团成员带有偏见的图像、文字被带回欧洲后,重塑了欧洲人对东方大国的认知。某种意义上,这些偏见也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种子。

(作者为书评人,武汉道桥公司员工)